乾隆十九年。秋九月。辛巳。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派兵收服烏梁海

日期。

先是。將軍策楞等奏言。臣等商同阿睦爾撒納

擬派喀爾喀兵五千五百名。阿睦爾撒納訥默

庫及策凌等兵各五百名。共兵七千名。於九月

二十日內。齊集烏里雅蘇台。十月內。到科卜多探取信息。辦理烏梁海。若遇阿睦爾撒納之兄。及伊屬人等。卽迎接前來。若烏梁海遠遁請在哈道里。海喇圖等處等候。相機辦理。奏入。得旨。策楞等前後所奏。總不相符。前稱七月內發兵辦理烏梁海。回時恐爲雪所阻。推諉悞事。今又奏稱於九月二十日齊集前往。何以與前互相矛盾。且辦理烏梁海。是何大事。何必用兵至七千名之多。種種錯悞。殊堪髮指。此時若已遲悞。不如竟俟至明年。大兵進勦時辦理。著傳諭班第等。熟籌妥辦。嗣經班第等奏稱。參贊大臣薩喇爾等。業已率領所派兵丁。出卡前往。計此時正與賊游牧臨近之時。若再往諭令其撤回。恐賊衆知覺轉來堵截。殊多未便。現在薩喇爾等於八月二十四

日領兵前進。臣等亦於二十五日自烏里雅蘇
台起程前往卓克索接應。奏入。報
聞。

癸未。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疏奏牧放馬匹事宜。
班第等奏言。明歲進兵所需駝馬牛羊等項。現
在陸續送到。時際冬春。須擇水草好處善爲牧
放以備臨時應用。現奉
特旨派出舒赫德經理。臣等復公同商議。仍令額林
沁多爾濟率同貝勒旺親扎卜等各帶本部落
官兵前往翁金達什和碩地方。查收送到馬匹
牲畜護送緩行。其牧放地方。查扎卜堪空圭等
處冬令温暖。水草充足。應令在該處牧放以收
實用。奏入。報

聞。

丙申。

侍郎玉保等奏報帶領新降台吉阿睦爾撒納等自軍營起程前赴熱河入

覲。

丁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辦理烏梁海情形。

班第等奏言。九月初二日。有準噶爾烏梁海赤倫屬下。烏拉克榜。博勒索克。孔鄂。洪胡四人。到卡倫告稱。我台吉達瓦齊。令我宰桑察達克。車根。圖布愼。雅爾都四人。帶領一千餘戶。在索郭克察罕烏蘇。索郭圖。博羅布爾噶蘇等處居住。宰桑赤倫。帶領二百餘戶。在吹地方居住。今宰桑遣我等前來。懇求仍令我等往舊游牧沙畢

勒沙扎海淖爾沙扎海地方居住等語。查現在
叅贊大臣薩喇爾努三帶兵來卡倫時。應將此
烏梁海嚴加看守。不致洩漏消息。並將烏拉克
楞等送交薩喇爾等。以備詢問。薩喇爾努三即
會同貝勒青滾雜卜。班珠爾等商議。帶兵連夜
前往。經行博托和尼溝地方。至初八日分爲兩
路。薩喇爾同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策布登扎
布。厄魯特台吉扎木叅。齊木庫爾。德濟特帶領
兵一千八百名。在察罕烏蘇地方。往擊四宰桑
游牧。努三同貝勒青滾雜卜。台吉班珠爾。普爾
普帶領兵一千名。在吹阿勒和碩地方。往擊宰
桑赤倫游牧。查此烏梁海等。性最狡詐。今春驅
逐伊等。誑言投順。實未歸誠。又同瑪木特攜掠
阿睦爾撒納之妻子。並堵截投順

天朝人衆之路。尚思仍居舊日游牧。情殊可惡。理應大加懲創。以示軍威。臣當即諭令薩喇爾努三。疾速進兵奮擊。掠其游牧。如遇阿睦爾撒納家口。即行奪回。伊等果畏威投順。再行相機酌辦。奏入。報聞。

已亥。

命派健銳營兵丁一千往西路調遣。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將新降厄魯特兵一千名。派往西路。已降旨令於原派綠旗兵一萬名內。裁減三千。此外著添派健銳營滿洲兵一千名。命往西路。再將綠旗兵。裁減一千。其所派官弁。毋庸裁減。照舊遣往。以備調遣。

冬十月丙午朔。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勦捕準噶爾烏梁海情形。

班第等奏言。九月初九日。參贊公策布登扎布等。自科卜多河。見有烏梁海踪跡。即分兵前進。擒宰桑車根等屬人三十餘口。即率兵追捕。獲宰桑車根。及其二子。厄魯特台吉齊木庫爾德濟特。宰桑烏勒木濟。伯勒克。和特等。又擒獲二十餘人。續據參贊大臣烏爾登。亦於九月初九日。帶兵於索郭克地方。接應參贊大臣薩喇爾。薩喇爾先已得勝。計擒男婦老少四五十人。獲馬匹牛羊甚夥。又據參贊大臣努三青滾雜卜班珠爾。普爾普等。帶兵於初八日。至喀喇莽鼐地方。分兵前進。於初九日。至赤倫所居吹地方。奮力往捕。宰桑赤倫。及其所屬四得木齊家口。

俱行擒獲。又將雅爾都所屬一得秦家口擒獲。詢問瑪木特踪跡。據稱八月間往額爾齊斯等語。現今所得烏梁海戶口。約計一千數百口。四項牲畜。共有數萬。臣等伏思此次官兵。直抵烏梁海巢穴。將賊人頭目。戶口。牲畜。擒獲無算。仰

賴

天威。奏功迅速。臣等即行文薩喇爾。努三等。令將科卜多河源。巴斯庫斯等處居住之烏梁海。乘勝勦捕。仍探聽瑪木特。巴朗等信息。即行擒拏外。將現獲之烏梁海等。解送內地。其恭順投降者。留其妻子。給與度日牲畜居住。搶獲子女牲畜。俱行送入卡倫。其阿睦爾撒納屬下被擄子女。今奪回者。即行給與。奏入。報

聞。

庚申。

命喀爾喀副將軍額林沁多爾濟爲西路參贊大臣。

暫回游牧。馳驛來京。面領

指授。前往辦事。

癸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擒獲準噶爾宰桑

瑪木特等

班第等奏言。據參贊大臣薩喇爾等報稱。十月

十二日。遣人哨探得兩瑪木特。在布拉罕察罕

托輝之下游。諾海克卜特爾地方居住。並知庫

克新瑪木特家產牲畜。俱被通瑪木特掠去。應

先擒通瑪木特。再將庫克新瑪木特。從前釋放

背

恩之處。一一聲罪曉諭。俾知畏服。薩喇爾。同班珠爾

等率領官兵。繞出烏蘭山之後。奮勇直入。即將
通瑪木特擒獲。并查拏得伊屬下人。約計百名。
即尋獲庫克新瑪木特。令伊屬下得木齊等招
撫所部人衆。俱各收服。參贊大臣努三等帶領
官兵。前至額里音淖爾。喀喇烏蘇地方。共擒獲
扎哈沁包沁噶勒雜特兵一百五十餘人。領兵
居住爲首之達什敦多卜。亦被擒獲。薩喇爾等

遵照
諭旨。歷數庫克新瑪木特之罪。據伊告稱從前原欲
投順
天朝。已遣人告知卡倫侍衛。後因節次有事爲達瓦
齊差遣。未得其便。且我子又在達瓦齊處是以
未果。今正欲將通瑪木特游牧搶奪。由奇蘭遷
至布拉罕進內投誠。反被通瑪木特設計。將我

擒拏。如果無投降之意。如何往搶通瑪木特。急遷至布拉罕。今我等不便在此居住。懇請移入卡倫等語。遂將兩瑪木特。派員解送軍營。將伊等戶口。及牲畜等項。俱移至庫卜克爾克勒地方安置。臣等伏思此次收獲烏梁海之後。即欲前進。擒拏兩瑪木特。緣附近庫列圖嶺雪大難行。惟索勒畢嶺一帶路徑。尚無大雪。可以行走。

惟恐瑪木特等。聞知烏梁海信息。逃避遠遁。正在商量行止。適聞瑪木特。移住索勒畢嶺之附近布拉罕察罕托輝地方之信。即行進兵。而我兵未進之先。庫克新瑪木特。已被通瑪木特擒拏。其所屬扎哈沁人等。俱已離心。毫無準備。我兵前進。如履無人之地。將兩瑪木特。並行擒獲。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故能尅期集事。而準噶爾之背逆相仍。不煩兵力。明歲大兵莅止。成功早可預卜。奏入。上諭大學士曰。班第自到軍營以來。辦理諸事。俱合機宜。奮勇果斷。是以先經進兵擒獲阿爾台以內居住之準噶爾烏梁海宰桑三人。收戶口千餘。今復遣兵由彼越索勒畢嶺。進至布拉罕之察罕托輝。額貝和碩地方。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悉行擒獲。收厄魯特兵一百五十餘名。我兵並未傷損一人。此皆班第實心奮勉。調遣合宜所致。深屬可嘉。班第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賞銀一千兩。薩喇爾感戴朕恩。遇事奮勇効力。此次皆由伊首先進取。克成此功。尤當加以殊恩。薩喇爾亦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又

諭曰。此次辦理烏梁海。及擒拏瑪木特諸事。因策楞舒赫德。有心畏縮。阻撓軍務。是以將伊等革職。伊子俱交刑部監禁。無知之徒。尚有以幼兒爲可憫者。今班第到軍營以來。遵朕諭旨。相度機宜。奮勉進兵。收獲烏梁海二千餘戶。詢知兩瑪木特居址。奮勇衝寒而進。不致一名漏網。俱被擒獲。則二人從前畏縮無能。種種悖謬之處。愈覺可恨。伊二人之罪。俟班第審明具奏時。再行定奪外。策楞之子特英額。著發往莊浪。特勝額。發往江寧。特清額。發往杭州。特成額。發往西安。特松額。發往青州。舒赫德之子。舒寧。發往涼州。舒安。發往成都。披甲効力贖罪。

甲戌。

宣諭中外用兵事宜。

上諭大學士曰準噶爾本元朝臣僕竄處西北恃其
荒遠憑陵番部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三次
親征肅清沙漠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濟惡仍肆跳
梁是用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及朕嗣統當
皇考降旨撤兵之後而噶爾丹策零遵守定界遣使請
安求通貿易朕特加恩俯准以示懷柔迨噶爾丹
策零物故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爲孽兄喇
嘛達爾扎所殺而喇嘛達爾扎復爲達瓦齊所弒
在喇嘛達爾扎雖承緒不正尚屬噶爾丹策零之
子至達瓦齊則篡竊亂臣耳乃今年夏間遣使來
京仍請赴藏熬茶靦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試思

堂堂大清。中外一統。而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此其逆天悖理。爲何如耶。上年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來降。今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舉部內附。斯均窮蹙來歸之人。朕爲天下共主。兼覆並載。既無拒而不納之理。而喀爾喀內地。俾此輩數萬衆。仰食聚處。將來滋生蕃庶。亦豈久安善策。朕於 達瓦齊。初無興師問罪之意。而事會所至。揆之理勢。實有不得不從長經理者。

昔

皇考初議撤兵。籌畫尚在未定。予蒙

召同果毅親王等。及軍機大臣。

咨度再三。並諭以此時不罷兵。則成功尚未可期。此時若遽罷。又恐後人以爲隳已勞之功。彼時予議以當罷爲請。

聖意乃定。二十年來。邊圍晏然。甲兵不試。固朕初心。即策凌等始至時。朕尚無意及此。奈達瓦齊衆叛親離。叩關踵至。此皆

上蒼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我滿洲舊俗。尚義急公。一聞用兵。無論老壯。咸以不得與爲恥。承平日久。習於晏安。擐甲執兵。衝鋒陷陣。不免視爲畏途。然以應行之事。值可乘之時。而率於浮論。坐失機宜。將亦斷斷不肯出此也。從前策楞。舒赫德辦理北路軍務。乖張怯懦。種種不合。皆由存畏難之見。思以退縮自全。是以重治其罪。今班第奉命前往。奮勇果斷。旬月之間。收獲烏梁海數千戶口牲畜甚多。又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悉行擒獲。又得戶口牲畜無算。使策楞。舒赫德於七八月間。即能如此。其成功豈不更爲迅速。亦必有不

僅止於此者。班第薩喇爾已俱授爲領侍衛內大臣。並各賞給世襲子爵。以爲大臣實心任事者勸。策楞舒赫德應得之罪。俟班第議奏到日。另行降旨。其在京諸子及歲考者。俱發往各省駐防披甲當差。朕辦理政務。信賞必罰。一秉至公。毫無成見。亦並不爲悠悠之論所奪。特將此番用兵始末及在事諸臣功罪。宣示中外知之。

十一月丁丑。

命侍郎吳達善查看自京至哈密臺站事務。

上諭大學士曰。明年派往西路官兵。經行臺站。關係緊要。已令各督撫派委司道大員。於本省專司其事。但自京抵哈密路經七十餘站。必得大臣經理。屆期著派侍郎吳達善往來查看。以專責成。

己卯。

命續來投誠之台吉阿卜達什歸阿睦爾撒納部內
居住。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同兩瑪木特來歸
之克爾努特台吉阿卜達什。原同伊弟巴圖爾帶
領戶口前來。因被哈薩克錫喇人等搶擄。暫居扎
哈沁地方。今因擒獲瑪木特。前來歸誠等語。阿卜
達什原與阿睦爾撒納等同來投順。因馬力疲乏
不前。中途又被劫掠。今既輸誠欵附。亦當加恩。著
傳諭班第酌賞阿卜達什緞疋。並照扎薩克台吉
職銜辦給行糧牲畜。歸於阿睦爾撒納部內。一并
居住。
癸未。
命寬免策楞舒赫德等治罪。仍留軍營効力。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舒赫德俱係身受重恩之人。

乃自到軍營以來畏懦退縮。辦事乖謬。朕原降諭旨。令班第取具伊二人供詞奏到日再行治罪。今覽班第奏摺伊二人自認重罪。俯首無辭。若論軍法。當即在軍營正法示衆。但朕念其平日差遣奮勉。在內廷行走有年。著格外施恩免其正法。仍留軍前効力贖罪。至於明歲大兵進征之時。策楞舒赫德俱不必同往。所有糧餉事務。著派永貴溫福隨同辦理。

丁亥。

新降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避暑山莊。賜宴賞賚有差。

戊子。

命加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封號。

上諭大學士曰。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都爾伯特台吉班珠爾等。皆準噶爾渠帥。鬻慕德化。率領二萬餘衆。傾心來歸。甚屬可嘉。應施恩賞給封號。以示懷柔至意。阿睦爾撒納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封爲郡王。都爾伯特台吉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輝特台吉扎木參齊木庫爾

封爲貝勒。都爾伯特台吉布圖克森額爾德尼羅卜壘雲丹輝特台吉德濟特普爾普克什克封爲貝子。輝特台吉根敦扎卜固木扎卜都爾伯特台吉布顏特古斯孟克博羅特和碩特台吉納噶查封爲公。都爾伯特台吉烏巴什伯勒克輝特台吉伊什克什克特封爲頭等台吉。均授爲扎薩克管轄所部人戶。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授官職之處。

著該部照例辦理。阿睦爾撒納等受朕恩育。務將
各該屬人等。慎加約束教養。勉供厥職。安分謀生。
爾等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無
既矣。慎之毋怠。

己丑。

命陝甘兩省出征官兵。預行支給廉餉。
上諭大學士曰。劉統勳奏請將陝甘兩省出征滿漢
官兵。明年秋季應得養廉月餉。移於夏季起程之
前支領。著照所請。准其預行支給。以裕戎行。
新降厄魯特台吉阿卜達什。請在軍前効力。
許之。

辛卯。

命安插隨同巴朗潛逃之沙拜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收服扎哈沁人內。查出

隨同巴朗潛逃之沙拜等二十五名。已咨送納穆
扎爾。令同策凌等查明辦理。沙拜等既已投誠。又
同巴朗潛逃。情殊可惡。亦不必查問。即著押解來
京。發往廣東福建。炎熱地方安插。

壬辰。

命侍衛圖倫楚帶同新降宰桑察達克。領兵追捕逃
入巴朗

上諭軍機大臣曰。逃入巴朗所在地方。詢問新降宰
桑察達克。據稱離我前者進兵之地甚近。若未避
去。給兵五百。情愿前往擒拏巴朗。於進兵時未必
不遠避。今我兵已回。必仍回至原地。著派侍衛圖
倫楚帶同察達克。馳驛前往。由軍營揀派兵丁。急
速前進。務期擒獲巴朗。以彰國法。著傳諭班第等。
就近選派精兵五百名。多給馬匹。馳隻再派瑪木

特屬下兵二百名預爲整備俟圖倫楚察達克到
日即行帶領起程
命收服扎哈沁人等不必遷移內地居住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請將收服之扎哈沁人
等遷至內地扎卜堪庫克嶺等處居住此事斷不
可行伊等如此辦理者特慮扎哈沁人內有存二
心之人潛行逃竄又慮噶勒雜特哈薩克錫喇兵

來搶奪之故此皆未審事之機宜所慮殊屬過當
我兵未收服烏梁海扎哈沁之前或恐新降人等
逃往送信理宜防範今策凌阿睦爾撒納俱已來
降又將烏梁海扎哈沁人等收服準夷全部早有
見聞不但一二不足信之人逃往原不足惜即使
洩漏信息彼知我收其屬部明年兩路進兵大加
征勦不過愈加驚怯耳更有何慮若恐其遣兵搶

奪。卽達瓦齊發兵前來。若人數不多。我兵以逸待勞。儘堪勦滅。卽能以大力搶回扎哈沁。不過如我未收扎哈沁而已。於我未爲傷損。而轉可以試看達瓦齊之力量。明年易於進兵。今方欲辦理準夷。若將投誠之人。均如此遷居內地。明年進大兵時。收服各部。又將何以辦理乎。著班第等將扎哈沁人等。仍令居住齋拉罕地方。斷不必移至內地。

庚子。

訓飭劉統勳鄂昌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等奏酌帶賞需一摺內稱準噶爾頭目。如果有交納軍器。實心向化者。應酌予賞賚等語。所奏非是。準夷投誠人衆。所帶軍器。若令其一一交納。則是激之使反。拒之使不來。旣阻其向化之心。復啓其疑貳之漸。焉有如此辦理

之法。若果應行獎賞。則當其率衆歸誠。朕自格外加恩。如近日北路之阿睦爾撒納等來降。何嘗不厚加寵錫。如以其投降交納軍器。即行議賞。則是以僞賄誘之來降幾似利其所有而爲之矣。此從前岳鍾琪等辦理錯繆。豈可復踵前弊。劉統勳原係漢人。軍務非所諳練。鄂昌外任年久。乃亦漸染綠營惡習。爲此陳奏。甚屬不合。著飭行。

十二月丁未。

命釋放擒獲噶勒雜特包沁人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奏言。參贊大臣薩喇爾隊內擒獲準噶爾噶勒雜特包沁人等。一百五十餘人。臣等遵

旨賞給口糧牲畜。令參贊大臣努三。曉諭釋放噶勒雜特包沁人等。叩謝

天恩。告稱。我等原係被擄之人。今蒙
大皇帝格外隆恩放歸。回時遍告衆人。情願同來歸
順。隨派人加意照看。放出卡倫。奏入。報
聞。
戊申。
頒發將軍班第等印信。
上諭大學士曰。班第著給與定北將軍印信。其現有
定邊左副將軍印信。著給與阿睦爾撒納。永常著
給與定西將軍印信。其新鑄定邊右副將軍印信。
著給與薩喇爾。
癸丑。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報。安插烏梁海。及扎哈沁
人等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派扎薩克一等台吉三都卜

多爾濟等。照看新收烏梁海。遷移居住。共計新收烏梁海四百四十五戶。一千六百七十八口。據三都卜多爾濟文稱。於十一月初一日。行至特斯鄂衣渾等處游牧。交與和托輝特貝勒青滾雜卜旗內照看居住之台吉班扎喇克察等。用心照看。令住於特斯鄂衣渾等處。其新收扎哈沁人等。共六百二十二戶。二千三百五口。亦

黎贊大臣努三。照看安插奏入。報聞。

甲寅。

命議敘收服烏梁海等。軍營効力人員。

先是奉

旨。此次收服烏梁海等。効力行走之王公台吉大臣官員兵丁等。著將軍班第。查明請旨議敘。其派出

之察哈爾喀爾喀和托輝特兵丁亦著班第等酌
量賞賜尋班第等議奏得
旨著賞給班珠爾銀一千兩扎木參齊木庫爾各五
百兩德濟特普爾普各三百兩其餘小台吉等各
賞給一百兩其厄魯特宰桑察哈爾總管喀爾喀
和托輝特台吉等俱分別賞給緞疋銀兩有差復
奉
旨加青滾雜卜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貝勒品級
策布登扎布貝子品級阿敏道副都統品級烏爾
登努三喀爾喀公恭格敦丹等俱從優議敘
丙辰
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請在軍前効力
許之
丁巳

定北將軍班第赴京
陛見。
命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前赴軍營。會同阿睦爾撒
納辦理事務。
甲子。
命劉統勳等。籌辦馬匹軍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議明歲大兵進勦之前。於二月
下旬先遣精銳五六千人。輕騎前往略地。第思兵
行馬匹最關緊要。現在採買餵養及各營馬匹內
膘分壯健足供馳騁者共有若干。可否得二萬之
數。再駝隻膘壯者。可得若干。著傳諭劉統勳令其
密速查明即行馳奏。至軍糧一項前令該督暫貯
安西一帶。以進勦之期尚遠。而哈密防兵恐不足
恃也。今既尅期進勦。亦著陸續速行運赴軍營。以

備支給裹帶之用。並
命總督鄂容安。馳赴西路。協同劉統勳等公同辦理。

乙丑。

命減派西路領兵緑營官員。

上諭軍機大臣曰。西路領兵大員。前經派出豆斌等
四人。今緑營兵已經裁減。統領無需多員。總兵李
中楷著停其派往。其副將以下各員。應隨兵數減
撤者。亦著一併減撤。

定議出征滿洲蒙古。各項兵丁。畫一辦給口糧
事宜。

定北將軍班第等遵
旨將出征滿洲蒙古。各項兵丁應給口糧。酌議畫一
辦理具奏。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班第等查核從前廩給之數。

較今給與察哈爾之項。大略相仿。惟喀爾喀和
托輝特之兵。因去游牧近。比從前較少。今應俟
明年各路調兵前來。無論滿洲蒙古索倫巴爾
虎喀爾喀厄魯特俱一律按照定例給與廩給。
令其攜帶炒米炒麵牛羊乾肉並鹽菜銀兩。其
初到軍營守候之時。亦照定例每兵一名每月
支給二十日米一斗六升六合羊一隻鹽菜銀
一兩五錢。至明年進兵時。止議給兩月乾糧。少
覺不足。現在於二月內先遣哨探兵前往。應令
其帶四月乾糧。以資口食。其現在軍營之察哈
爾兵。每月應給羊三隻。查軍營米石甚裕。應裁
去二隻。每月給二十日米羊一隻。喀爾喀兵仍
支給羊價銀二兩一錢。其聲援之喀爾喀兵丁。
既不進勦。仍給羊價銀七錢。俱應如班第所奏

行。並行文西路將軍等。亦照此畫一辦理。奏入。

上從之。

庚午。

命寬免出征察哈爾兵丁應賠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察哈爾出征兵丁。倒斃馬匹甚多。理應查明著落賠補。今據薩喇爾奏稱。察哈爾此次辦理烏梁海擒拏瑪木特等事。往來行走。奮勉效力。著有勞績。若喀爾喀去伊游牧甚近。行走尚易。且擄掠牲畜內。不無暗行偷竊。以抵倒斃之項。其察哈爾離伊游牧甚遠。擄掠牲畜。不敢絲毫隱匿。且倒斃俱屬實情。著將察哈爾應行賠補馬匹。施恩寬免。後不得援以為例。

辛未。

定議各路官兵起程日期。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原議派往西路之京城滿洲兵。定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以前起程。其索倫。巴爾虎。哲里木等兵。俱隨後接續起程。發往北路之京城滿洲兵。定於明年二月初起程。其黑龍江兵。亦隨後接續起程。茲據管理順天府府尹劉綸等文稱。索倫。巴爾虎兵。於明年正月初間。即到京城。且現議先遣哨探兵前往。臣等酌議。索倫。巴爾虎。頭隊兵五百名。即於正月初三日起程。每間二日起行一隊。其派往西路之京城滿洲兵。及哲里木兵。共二千。分作四隊。俱接索倫。巴爾虎兵之後。起程前往。派往北路之京城滿洲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二千名。分作六隊。自二月初三日起。至十八日止。亦間兩日一隊。陸續起程。其在張家口預備分給北路官兵馬

駝事務。現止達松阿一人。不敷辦理。請再派大
臣一員前往。奏入得
旨。張家口備辦馬駝事務。著派副都統鄂實前往。餘
依議速行。
癸酉。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大兵進勦事宜。
班第奏言。本月十五日。臣自烏里雅蘇台軍營
起程。行至推河。見阿睦爾撒納。將軍營應辦事
宜。悉行曉示。并將明年二月間。往額爾齊斯等
處種地兵丁事宜。與之商酌。據阿睦爾撒納云。
明春往額爾齊斯種地。應先遣兵一萬。占據地
方。種地牧馬。探聽信息。觀其形勢。如易於進取。
即進和博克等處居住。分種地人一半帶往彼
處種地。續遣兵二萬。在後跟隨。乘勢即可前進。

當準噶爾馬畜疲乏之際。不能抗拒。易於成功。
倘俟夏秋進兵。彼處馬畜壯健。牛乳充足。成功稍難。臣告以現在派定征勦之兵。已到軍營及附近調取。可以如期而至者。僅六千有餘。其索倫察哈爾等兵。俱定於四月內方到。馬匹乾糧等項。亦不能一時備辦。量準噶爾伎倆已窮。衆心已叛。即率兵數千。號稱數萬。亦無不可。且如近日擒拏瑪木特時。不過二三千人。彼即驚惶無措。可見明年進兵。自屬易於成功。據阿睦爾撒納云。各路所調之兵。一時既不能齊集。但先領兵一萬。帶往種地。察看情形。如易於進取。則乘機而行。否則駐額爾齊斯地方牧馬。以俟後隊。然畢竟後隊之兵。可以接續。乘機進取。更爲妥協。再額爾齊斯等處地方。原係都爾伯特巴

玉特等耕種之地。取用何處水泉。伊等深知。應
令策凌策凌孟克屬下派宰桑一員。種地人各
五十名。將兵丁一同帶往。教以耕種。臣等公同
商議。種地兵丁。應先遣往一萬名。其後隊續進
之兵二萬名。亦即隨後整頓遣往。方為有益。現
在察哈爾喀爾喀。厄魯特兵六千餘名。及喀爾
喀聲援兵內。調取一二千名。再請於喀爾喀王
公等。自請帶往效力之兵。酌量帶往。既無庸官
為辦理。而一萬之數。亦已具足。奏入。報
聞。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五

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丙子。

命尚書公達爾黨阿領兵速赴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帶領索倫。巴爾虎兵起程。從前原議於四月內齊集軍營。今兩路哨探兵。改期於二月內前進。著傳諭黑龍江將軍綽爾多。選派妥人。追及達爾黨阿。令於所帶索倫。巴爾虎

兵內。酌挑二三百人親帶巡行務於二月內前赴軍營。其餘兵丁。亦令趲行速往。

陝西巡撫陳弘謀疏奏沿邊軍臺。增派員弁協濟馬匹事宜。

陳弘謀奏言。大兵進勦準夷。一應軍機文報。俱由沿邊軍臺馳送。查陝西境內。計程九百五十五里。照雍正七年之例。安設正站九臺。腰站二十臺。每正站止派千把總一員。專司馳送。兼管腰站事務。不免掣肘。今擬於正站添派文官一員。經管馬匹。腰站添派千把總一員。分司接遞。在雖已敷用。但大兵出口以後。文報繁多。易於疲乏。擬於南路各驛馬內。酌撥馬匹。前赴沿邊方得迅速。再正站馬三十匹。腰站馬十七匹。現一帶。每正腰站添馬四匹。暫時協濟應差。奏入。

報

聞。

丁丑。

定軍營大臣奏事名次。

上諭軍機大臣曰。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帶領哨探兵。由北路進勦。著叅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郡王品級青滾雜卜。內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一同前進。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帶領哨探兵。由西路進勦。著叅贊大臣郡王班珠爾。貝勒品級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一同前進。所有陳奏事件。北路著阿睦爾撒納爲首。西路著薩喇爾爲首。叅贊大臣等。俱著並列。應奏事件。一面奏聞。一面呈報將軍。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則令阿睦爾撒納爲首。其續進大隊兵丁到日。北路著

班第西路著永常爲首兩路大兵會合一處遇有奏事卽著班第爲首

己卯

命已派出兵扎薩克等無庸復派臺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臺雖屬緊要而進兵所關尤重今閱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奏管臺務名單有調往西路之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出征隊內之郡王桑寨多爾濟等著傳諭阿睦爾撒納等所派臺務之扎薩克或能託伊親信之人代辦則可若必須親往於進兵之事稍有掣肘卽另選扎薩克辦理其已派出兵之人不必復派臺務

庚辰

命派內務府官一員解棉甲一千件送西路軍營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嚴飭各員餧養應用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陳弘謀奏北路解送馬匹。中多疲乏。不足備甘省安臺之用。仍就西安督撫標馬及挑存留省馬匹內挑選解赴甘省應用。北路解送馬匹既多疲瘦。即不用之備戰。而安臺遞送兵丁。亦屬緊要。若不上緊餧養腠壯。正恐臨期有悞。現在西路兵丁。已於正月初旬。陸續起程。馬匹關係緊要。著傳諭劉統勳嚴飭承辦各員。加緊飼餧。以利遄行。勿致稍有遺悞。

辛巳。

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竊惟準噶爾部落。遠處絕域。騷擾隣封。自康熙年間。兩路設兵防戍。用靖邊疆。數年以來。伊部篡奪相尋。人人解體。策凌阿睦爾撒納等。各率其屬。先後投誠。我

皇上怙冒之仁。視中外爲一體。憫其來歸。加恩撫恤。

仰體

上蒼鴻貺。乘機兩路進勦。

王師所至。刻日蕩平。仍令投誠之人。各歸游牧。照舊

分封。俾得永享太平之福。而喀爾喀游牧地方

愈展。生計益豐。此誠

聖德覃敷。撫綏異域之盛會。臣等遵

旨。謹將善後事宜。條列請

旨。一。準噶爾平定後。將四衛喇特台吉等戶口詳查。

於各台吉內。如何給與封爵。授爲扎薩克。及編

列旗分佐領。設立官員之處。俟班第等妥議請

旨外。其四衛喇特台吉等。雖應指定四處。俾各帶屬

人駐劄。但四衛喇特之人。皆係散處。原無一姓

之人。應令安置各原住附近地方。彼此錯處。不

必將一姓之人。安置一處。一。回人等俱原有住
居耕種之地。每歲納貢於準噶爾。且有額徵賦
欵。今準噶爾底定。回人等俱屬臣僕。其徵賦概
行蠲免。所納之貢。亦俱議減。內如吐魯番部落。
原係內地。嗣後應將吐魯番回目查出。安置吐
魯番地方。俾管轄所屬。瓜州居住之額敏和卓
屬下回人等。亦仍移於吐魯番安置。一。收服之
烏梁海等。既俱編列旗分佐領。俟收服汗哈屯
巴斯庫斯等處烏梁海時。亦請編列旗分佐領。
與舊服之烏梁海等。一同遷移安置各原地方。
將各處掌管之人。令班第等揀選具奏請
旨。一。扎哈沁人衆。現令瑪木特掌管編列旗分佐領。
暫行安置。請將瑪木特與扎哈沁人衆。安置於
喀爾喀游牧之外。厄魯特台吉等所住地方之

內則阿爾台以內多一藩籬愈爲堅固至包沁之人既與扎哈沁人相近亦應令瑪木特兼管奏入

上從之

癸未

命查辦和通呼爾哈淖爾等處出征未回官兵及逃亡者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用兵和通呼爾哈淖爾等處時我官兵征戰未歸或尚有在準噶爾者夫以臨陣被擄偷生賊地至大兵蕩平方被查出理應分晰明正典刑此內如係兵丁及護軍校驍騎校等即照同策凌阿睦爾撒納前來之滿洲等仍給本人爲奴如係大臣官員非微賤者可比若羅卜藏丹津巴濟茂海原任歸化城副都統袞布原任叅

領拉察卜等。俱係背叛之人。尤爲可惡。查出時。即一面奏聞。一面派員解送來京。毋得令其脫逃自盡。至額駙策凌之子嗣。在伊游牧被虜與臨陣者不同。如或現在。自應請旨辦理。喀爾喀內有似此者亦照此例。其非臨陣被擄自行逃往者。亦解送來京。儻係在彼處所生子孫。即照收服厄魯特例辦理。毋庸深究。將此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等知之。

臣等謹案信賞必罰。乃朝廷馭世之大柄。矧在軍行激勸所關。其用尤不容少假。我皇上於軍營任事諸大臣。下逮將校士卒。賞罰嚴明。無微不當。如和通呼爾哈淖爾之役。其事已越數十年。而

聖慮周詳。申明軍紀。於前此臨陣被遮。偷生視息之徒。不令概邀寬典。且即其中分別官員兵丁

及本身子孫。斟酌情理。詳定科條。其罪在不赦者。固不能倖逃。而情尚可原者。無不爲曲宥。至伊犁平定後。更

命軍機大臣及部臣等察核和通呼爾哈淖爾出征仁至義盡。非獨一時之黜陟幽明。實足爲萬世之訓議敘世職人員。裁汰冒濫。以照覈實洵乎行法守也已。

命參贊大臣鄂容安。酌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并留心察看薩喇爾等所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爾等所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著抄寄鄂容安。令其詳察彼處情形。應否如此辦理。或尚有應酌之處。即與阿睦爾撒納。班第。薩喇爾瑪木特等。會議具奏。再新厄魯特等進兵時。肆行搶掠。班第業經奏聞。朕亦早已曉諭阿睦爾撒

納等。此次哨探兵前往。理宜加意禁止。薩喇爾之兄。現在彼處。如伊兄給伊微物。及伊屬下人。略爲逢迎饋遺。可以無庸深究。若過分貪取牲隻。或擄掠婦女。鄂容安卽以已意提撕。薩喇爾一經指示。自當斂戢。鄂容安其審擇輕重。留心辦理。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安臺送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接准廷議。西路兵丁。於二月先進數千。但索倫兵自京至軍營。計程八十餘站。非兼程疾馳。勢難尅期而至。擬卽日前往甘涼一帶。相度各站車騾馬匹情形等語。西路先進之兵。係厄魯特。及甘涼滿洲兵。非索倫兵也。原議於三月初。由軍營進發。是二月內卽應齊集。而索倫等兵。自京起程。長途按站次第前進。卽使沿途車馬無悞。亦不能疾馳而至。劉統勳此奏。似屬誤

會。但第一二起索倫兵。業於正月初三等日起行。較原議已早半月。若至陝甘境內。再能稍爲變通。酌量趲行。令早至軍營。更爲有益。然亦不必改安善。其甘涼等處滿漢官兵。俱當及早料理。照議分毫站。多費周章。或致欲速轉遲。總以安協遄行爲起速發。聽候調遣所有起程日期。附摺奏聞。再現議大兵到日。俱駐巴里坤。另摺所奏火藥軍裝口糧等項。即應運至軍營。不必更駐哈密。該督可留心上緊督率辦理。以濟軍資。并傳諭鄂容安鄂昌等知之。

甲申。

命定北將軍班第諭阿睦爾撒納庫克新瑪木特等。和衷共事。

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奏言。據阿

睦爾撒納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等。係厄
威新收之人。而庫克新瑪木特。尤巧滑難信。從
前曾擄我游牧。我等先進之兵。原爲偵探達瓦
齊消息。如帶新收扎哈沁烏梁海等人前往。儻
有洩漏。恐致僨事。不如令庫克新瑪木特等在
後隊行走。臣看阿睦爾撒納情形。甚不願與庫
克新瑪木特等進兵。奏入。得

旨。阿睦爾撒納所慮甚是。具見伊誠心欲成大功。朕
爲欣覽。但此摺未到之先。朕以庫克新瑪木特老
成習事。於軍前不爲無益。故降旨令其先行。今若
停止前去。未免反生猜疑。且伊此際尚屬奮勉。即
或心懷叵測。有阿睦爾撒納在彼。伊何能爲。其烏
梁海之兵。著即停其派往。復
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因庫克新瑪木特曾擄

伊游牧。是以不願同行。但用人惟期於事有益。豈可因伊之言。即爲停止。著將原摺。并朕批示。俱抄寄班第。令將伊等調劑。務同心協力。用奏膚功。不宜稍露形跡。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收獲包沁人衆情形。及安插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副都統銜察達克。侍衛圖倫楚。文稱。帶兵前至包沁華額爾齊斯地方。包沁人等咸願歸降。隨將包沁之宰桑阿克珠爾。與數得秦人等收獲。并通瑪木特家口。交公恭格敦丹照管居住。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擒獲噶勒雜特之庫綳。詢問巴朗踪跡。據庫綳稱。從前巴朗等在奇蘭居住。聞大兵來信。即逃往阿里克台地方。自華額爾齊斯至喀喇額爾

齊斯奇蘭阿里克台等處。其間現有噶勒雜特二千餘人。又有都噶爾人衆居住。察達克現在領兵前往擒拏巴朗。臣等以包沁乃布魯特回人種類。與烏英齊博東齊甚近。若爲日稍久。知我兵少。難保無虞。隨令副都統銜阿敏道。酌帶兵一二百名。往迎恭格敦丹。將收獲包沁人等。遷至齋拉罕地方居住。並據照管扎哈沁游牧之侍衛蒙固勒等文稱。扎哈沁之得木齊瑚爾海齊。拏獲跟隨巴朗潛逃之納瑪林。詢知巴朗逃時。將伊逼勒同逃。及到彼處。即欲歸降。故來扎哈沁居住。數月來並未見巴朗。有包沁人顏達什。自伊犁來。納瑪林向伊詢問。據顏達什云。在齋爾地方。遇見台吉巴特瑪車凌。額林沁。及阿睦爾撒納之宰桑默克勒齊三人。帶領哈薩

克兵。將我牲口擄去。現聞去擒達瓦齊。至兵由何路來。及已拏獲達瓦齊與否。實俱不知。臣等以顏達什由伊犁回。又途遇哈薩克兵。準噶爾現在情形。伊必悉知。即令阿敏道將顏達什并察達克等所擒庫綳二人。解送軍營。詢問準噶爾情形。以知虛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將新收包沁人等。安插齋拉罕。甚是。將來招服噶勒雜特人等。亦著照此辦理。朕從前惟聞阿睦爾撒納征戰甚勇。今閱伊所奏。如令顏達什庫綳前來。詢問準噶爾情形。及發兵接濟察達克等。甚合機宜。朕深嘉之。察達克等。不費一矢。即收服包沁人衆。顏達什復稱巴特瑪車凌。帶領哈薩克兵往討達瓦齊。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今若度量

情形可無庸會合西路之兵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更覺易於集事著交與阿睦爾撒納酌量辦理察達克此次收服包沁人衆及往擒巴朗等殊屬奮勉其人亦頗誠實除烏梁海兵丁不必派往外伊身及伊所帶曾經効力之烏梁海二十人仍帶領前進可即傳諭阿睦爾撒納知之隨

命察達克實授副都統圖倫楚爲頭等侍衛翁郭爾扎木禪爲二等侍衛

命賞給散秩大臣通瑪木特治喪銀兩並揀選伊子襲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通瑪木特爲人誠實恭敬朕甚嘉悅是以加恩授爲散秩大臣賞賚衣服銀物今聞溘逝殊堪軫念著傳諭軍前大臣於軍營錢糧內

支銀二百兩。賞伊家屬治喪。并揀選伊子襲職再
伊家屬如在原游牧處。著庫克新瑪木特照看。或
欲來察哈爾地方。即相依薩喇爾居住。并令其加
意照看。
乙酉。
命西路將軍等尅期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降旨令阿睦爾撒納揀選精兵
奮勇前進。想伊接到此旨。必尅期進兵。其西路大
兵亦應一體趲行前進。著將原旨抄寄永常等務
期竭力遄發。迅奏膚功。俟到哈密時。即將辦理情
形覆奏。
丁亥。
命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領兵駐防噶斯。
軍機大臣奏言。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奏請於

游牧處豫備兵內帶兵前往噶斯効力。得
旨索諾木丹津著帶兵一千名。馳驛前往噶斯駐防。
如有投誠者。即行受降照管。相應遵
旨行文辦理。青海事務之副都統令於伊等游牧處。
豫備兵一千俟索諾木丹津到彼。帶領前往。奏
入。報
聞。

命賞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副都統職銜。前往軍
營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著加恩
賞給副都統職銜。并賞銀一百兩。派乾清門侍衛
德爾森保。即帶領馳驛前赴軍營。
申諭進兵噶勒雜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察達克圖倫楚

等。據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通瑪木特所屬得木齊哈喇勒岱。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領兵二千欲擄包沁人衆。遂即帶兵退回。此必包沁人內有陰懷異心者。虛爲聲揚察達克等並未詳察。即已退兵。適爲其所愚耳。因此益見阿睦爾撒納前將包沁人等安置齋拉罕地方。甚合機宜。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係哈薩克錫喇一處宰桑都噶爾之兄。其戶口尚在噶勒雜特。今伊情願前往招服噶勒雜特人等。并擒拏巴朗朕已賞達什敦多卜副都統職銜。令其馳驛前往軍營。此際察達克等雖回。不過到齋拉罕等處。著阿睦爾撒納速諭伊等即於所到處等候達什敦多卜不必遣包沁兵前往。著於努三所管兵內再派數百名。共備一千交察達克圖倫楚翁郭爾

扎木禪。及達什敦多卜。公同帶領前進。噶勒雜特聞我兵退回。必然無備。乘此加兵。自更易於成功。阿睦爾撒納即遵朕旨。明白曉諭。妥協辦理。一面速行回奏。

戊子。

申諭防守包沁。扎哈沁人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奏察達克等。聞和濟木瑚里等。告稱噶勒雜特備兵欲擄包沁。即行退回。阿睦爾撒納以察達克等為和濟木瑚里等所愚。所見甚是。但伊等何故布散流言。著阿睦爾撒納即將和濟木瑚里。哈喇勒岱二人。拏至軍營嚴審。再和濟木瑚里等如此欺誑。必包沁人內有心懷叵測者。雖已將伊等移住齋拉罕地方。仍須加意防範。著將扎哈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

派往包沁地方。於包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調至扎哈沁地方。俾叅互雜處。并曉諭包沁人等。此特暫爲保護伊等之計。事定後。仍各歸原處。阿睦爾撒納等。即遵旨妥辦。仍交與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善爲防備。毋令伊等生疑。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籌辦臺站馬匹事宜。

劉統勳奏言。遞送官兵。前議於甘省境內。安馬五臺。嗣經臣等籌議。恐馬匹不能往來迭送。酌用遞更之法。馬不加勞。而人可馳驟。詎北路馬匹不堪。不能不將安臺之馬。改爲戰馬。而北路馬匹。甫經休養。若照原議安臺。恐致貽悞。勢必逐站備馬。須馬四萬二千餘匹。現在北路馬匹到臺。尚可資用者。約一萬六千餘匹。此外應雇

民間馬騾甚多。辦理不易。查甘省甘涼西肅一
提三鎮馬匹。歷年孳生蕃庶。其騾馬俱積存廠
內。可以騎用者約有六千匹。合之北路馬匹。共
得二萬二千匹。所少二萬匹。向民間馬騾車輛
雇湊。再有不敷。則令陝省協濟。臣因京兵起程
在即。一面奏聞。一面派員前往挨站安設。其孳
生騾馬。通行提鎮。派員解送。再騾馬於營伍殊
不相宜。在驛站則無不可。俟用過歸廠後。撥存
一千二百匹。則將來塘驛各站。遇有倒斃。即可
於此內撥給。奏入報
聞。

己丑。

諭參贊大臣阿蘭泰等。揀選喀爾喀馬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用兵平定準噶爾。特爲開拓

喀爾喀游牧。使登祚席。乃喀爾喀扎薩克等。不甚奮勉。求似從前丹津多爾濟者竟無其人。即如採買馬匹。朕聞伊等部內短少。是以令於內扎薩克六會盟處採買。特因所買馬匹稍瘦。現在出兵。不能得力。故差大臣前往衆喀爾喀游牧。另行揀選。伊等勿以從前業稱馬少。恐以欺隱得罪。致生疑懼。即此次亦只酌量挑選。並非盡行取用。況仍照數給還。現在所給之馬。不過略覺欠膘。伊等收留牧放。即可肥壯。亦無所損。著傳諭阿蘭泰等。會同衆扎薩克。酌量採取。無得刻求。有傷伊等生計。并寄哈達哈。阿思哈知之。

獎賞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烏梁海總管赤倫。欲帶人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人衆。隨即

差伊前往。阿睦爾撒納辦事果斷。毫無猶豫。朕心甚爲欣悅。著將朕所帶荷包一對。賞阿睦爾撒納。并於彼處錢糧內。賞給銀一千兩。再傳諭阿睦爾撒納。俟赤倫事竣回營。一面馳奏。一面即傳朕旨。賞給赤倫副都統職銜。以示鼓勵。

命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爲喀爾喀副將軍。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睦爾撒納奏貝勒策登扎卜呈稱。身有殘疾。懇求解任。策登扎卜。人本平庸。今既病廢求退。著革去副將軍任。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著補授喀爾喀副將軍。

庚寅。

命豫備汗哈屯烏梁海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阿睦爾撒納奏。遣赤倫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想此時赤倫已到。事亦

就緒。厄魯特烏梁海人衆。既於舊游牧處居住。將來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投至。或可照此辦理。若必須遷移。則與察達克等烏梁海游牧。一同遷進。俾新舊所收之人。彼此連界居住亦可。其宰桑等至軍營叩見將軍大臣時。朕卽加恩賞給品級。遣回管理屬衆。和托輝特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熟悉烏梁海人情性。朕已派令照管。著傳諭阿睦爾撒納。會同青滾雜卜。安商辦理。

辛卯。

命郡王班珠爾。公納噶查。仍留北路軍營。

副都統職銜唐喀祿奏言。臣接奉

諭旨。令班珠爾。納噶查之兵。調往西路。隨傅和碩特郡王班珠爾。公納噶查宣示

聖諭。據班珠爾納噶查告稱。我等與阿睦爾撒納俱

在塔爾巴噶台博羅塔拉地方游牧。彼處相識甚多。若用阿睦爾撒納舊屬帶領進兵。易於招降。且事成後。若封阿睦爾撒納爲汗。哈薩克之諾顏阿布賚。原係舊好。我等遣使修睦。帶領哈薩克數人。瞻仰

天顏。即令與阿睦爾撒納等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伊等必深感激。彼此俱得樂業。乞爲轉奏

仍留北路。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唐喀祿奏。班珠爾等懇請仍留北路。先據薩喇爾奏。班珠爾人甚去得。而和碩特兵又最勇健。若與都爾伯特兵於西路同進。實爲有力。是以降旨令其調往西路。今班珠爾等既願留北路。兼於進取事宜有益。即著照伊所請。仍與阿睦爾撒納前進。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

喇特封爲四汗。俾各管其屬。封策凌爲都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班珠爾爲和碩特汗。朕曾面諭策凌。阿睦爾撒納二人。第班珠爾尚未知悉。可卽諭伊知之。再納噶查告稱將和碩特人移住青海之處。從前納噶查來熱河時。朕降旨俟事成後。或在原游牧。或移居青海。悉惟爾便。並未諭令必移青海居住也。此阿睦爾撒納訥默庫所共聞。況朕方將封班珠爾爲和碩特汗。乃轉令伊舍舊地而移青海乎。若納噶查不過一扎薩克。或欲移住青海。亦無不可。俟事定後伊再具奏請旨。班珠爾未來熱河。而納噶查又誤傳朕旨。著唐喀祿明白曉諭班珠爾等知之。又奉

上諭曰。唐喀祿奏班珠爾等願留北路一摺。著抄寄班第。薩喇爾知悉。班珠爾兵少。本不成隊。伊既不

願往西路。朕已允其所請。但朕觀納噶查爲人。狡詐喜事。今所告唐喀祿之言。有事成後。封阿睦爾撒納爲汗。帶領哈薩克阿布賚等瞻仰。令與阿睦爾撒納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等語。甚屬含糊。似事成時。祇封阿睦爾撒納爲汗。殊不知準噶爾平後。朕亦不過將伊四衛喇特台吉。分封爲汗。令各管屬下而已。並非祇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管準噶爾地方也。若果如此。是仍如達瓦齊矣。試思朕之辦理此事。果專爲伊等乎。伊等豫爲此言試探。是其所望甚賒。若將來祇封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轉不免於失望。班第薩喇爾。可將封阿睦爾撒納爲輝特汗。其餘於三姓台吉內。封爲三汗之處。於閒中言及。俾伊等熟聞。庶幾妄念可消。至阿睦爾撒納游牧。在塔爾巴噶台。果否與哈薩克

毗連。若相距遙遠。而爲此說。是欲借哈薩克以爲擅權之地也。伊等果知奮勉。朕不惜格外加恩。至專擅則斷乎不可。著侍衛扎克蘇密齎此旨傳諭班第。薩喇爾留心察看。俟準噶爾既平。阿睦爾撒納帶彼處頭目來時。再將哈薩克之事會議請旨辦理。

壬辰。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等。參奏寧夏府知府趙本植偷漏軍需馬匹草料。

命革職拏問。

劉統勳等奏言。據寧夏道孔繼洞稟查驗各處馬棚。惟趙本植承餧烏蘭察卜馬匹。最屬平常。且聞草料有零星偷漏之弊。臣等聞趙本植於寧夏時。面懇承餧馬匹。意必實心

報効。不意以軍需重務。竟有虛冒風聲。如侵肥入已。固當按律治罪。即胥役尅減。亦罪無可逭。

奏入得

旨。馬匹關係軍行。趙本植係承餙之員。不能實心辦理。即已有曠職守。今該員復任草料偷漏。以致馬匹腃分不足。有悞軍需。益屬罪無可逭。當此軍興伊始。即如此玩縱貽悞。非嚴行治罪。不足示懲。趙本植著革職拏問。交該督撫將侵肥偷漏情弊嚴行究訊。如果侵肥屬實。即應照軍法從事。以爲玩悞軍需者戒。

議定出征官兵。馬駝鹽菜等事宜。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議奏。酌給出征官兵馬駝鹽菜一摺。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此次進勦官兵。務在輕裝減

騎。迅奏膚功。現據北路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將北路出征之將軍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官兵人等。應得進勦馬駝。統照舊例十分減二。西北兩路事同一例。應令該署督遵照辦理。至鹽菜銀兩。跟役名數。亦應照戶部核定。及臣等原議辦理。其道府廳及佐雜官員應領馬匹。即如該署督所議酌量給放。至所稱陝甘滿營出征之人。有以領催委至參佐領者。不過優其職銜。俾得約束兵衆。其應領馬駝。請仍照各本銜給與。查現經戶部奏以蒙古王公兼參贊大臣者。應得馬駝。如本銜數多。照本銜支給。兼銜數多。則照兼銜支給。滿洲官兵事同一例。一切應支各項。自應俱照現委之職。但如驍騎校。由兵撥補。委署佐領。階級尚不至懸殊。若領催即係兵

丁。豈有委署至叅領之理。或該署督行文訛錯。
抑或該都統誤行揀派。如係誤派。應令該署督
即行知會改正另派奏入。
上從之。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新降包沁
人等編旗管領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從前收服扎哈沁烏梁海
人衆。俱編旗分佐領。將宰桑等授爲總管。照舊
管理其屬。今新降之包沁宰桑阿克珠爾。可否
授爲總管之處。出自
天恩。再扎哈沁除總管外。奉
旨將厄魯特侍衛喀喇巴圖魯阿玉錫授爲翼領。但
包沁之人。係回子種類。別爲一教。若仍由厄魯
特內選人爲翼領。令其管轄。恐其教各殊。易生

事端。臣等酌議若嘗
恩授阿克珠爾爲總管。仍遵
旨將伊之得木齊收楞額等名色留存。除分別補放
佐領官員外。不必另放翼領。至包沁人等。現有
牲隻數萬。可無庸另賞產業。但伊等聞
天兵一到。即便投降。甚爲恭順。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照扎哈沁例。就現在解到茶內酌撥
一千封賞給。以示鼓勵。俟進卡倫後。交努三將
伊等家口細查。倘有貧乏必需接濟者。再行酌
辦。奏入。報
聞。
訓飭定西將軍永常。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係滿洲大臣。平日尚知奮勉。
是以命爲將軍。俾與薩喇爾盡心商酌集事。今閱

方觀承奏伊催趲自京起程之大隊兵丁。則誤會朕從前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何糊塗悖謬。一至此耶。再劉統勳參趙本植承餕馬匹偷漏草料一案。有永常經過寧夏。該府求派餕馬之語。雖永常未必因其懇求即令承餕。但以軍需重事。不計其人可否。輒照所求委派。可見漫不經心。著傳諭永常。嗣後務遵朕旨。諸事與薩喇爾商辦。愼勿以已為將軍。任意妄行。再薩喇爾進兵永常不必同進。務待衆兵齊集。帶領前往。毋得故違取罪。